

# 解開繩索，自信跳舞： 2023 英國文學翻譯中心夏季學校 「臺灣文學翻譯工作坊」

文·圖 | 游騰緯

## Dancing without Shackles on: 2023 British Centre for Literary Translation Summer School "Literature from Taiwan"

千禧年後、新冠疫情前的每個夏天，文學譯者齊聚書香古城諾里奇（Norwich），在英國文學翻譯中心（British Centre for Literary Translation，以下簡稱 BCLT）夏季學校一同切磋學習。在國立臺灣文學館、文化部駐英國代表處文化組以及 BCLT 的合作之下，2021 年起夏季學校開設「臺灣文學翻譯工作坊」（Literature from Taiwan），由新加坡作家及譯者程異（Jeremy Tiang）擔任導師。前兩屆紀大偉、甘耀明在線上與譯者相會，今年終於回歸實體課程，由張娟芬帶著《流氓王信福》來到東安格利亞大學（University of East Anglia）。

「臺灣文學翻譯工作坊」（Literature from Taiwan），今年終於回歸實體課程。



圖為翻譯工作坊發表會，由專業譯者導師偕同原文作家，帶著學員進行翻譯，在最後一天發表成果。多數組別挑選虛構作品，而臺灣組的文本則屬創意非虛構寫作（creative nonfiction），但也並未因此特別容易。

夏季學校分為三大主軸：翻譯工作坊、譯者及出版社講座、創意寫作課程。其中翻譯工作坊最為核心，由專業譯者導師偕同原文作家，帶著學員進行翻譯，在最後一天發表成果。多數組別挑選虛構作品，而臺灣組的文本則屬創意非虛構寫作（creative nonfiction），但也並未因此特別容易。

著手翻譯之前，程異邀請學員各自翻譯選定文本的第一個句子：「王信福頹然坐在牢裡。」得到的結果是十三種各具韻味的選擇——在 AI 翻譯襲來的時代，這些分歧多樣的時態、動詞、句型讓人稍感心寬，創意還在前面。正式進入翻譯，討論很快就熱烈起來：王信福穿的花襯衫，「花」指的是花朵圖騰抑或是鮮豔的色彩？剃頭後新鮮的頭皮微微泛「青」，這個顏色英文應該選用哪個詞？王信福得到獄中編號「二九九一」，要用數字的 2991，還是拼出來的「Two-nine-nine-one」（正如尚萬強的 Two-four-six-o-one）？張娟芬表示，「在他們仔細的推敲之中，我也忽然得到一種嶄新的眼光來看自己寫的東西。」

不過，程異曾發過一則推特：「我不在乎『字詞』的『含義』，我是來翻譯氛圍的！」這個說法雖然誇張，卻是相當真切的警語，提

醒譯者要把重心放在脈絡上，而非死守字面意義。比方說，當王信福的小妹阿玉看到報紙不實的描述，氣得喊出：「胡扯！」一名學員反射般地爆出「Bullshit」，另一位學員則認為阿玉的形象不至於講話如此粗俗，因此稍微含蓄一些的「Rubbish」、「Nonsense」或「Liars」等或許更加適合。除了視覺描述與日常語言，看似簡單的動作，也能讓譯者傷透腦筋。文本摘錄《自由時報》報導案發過程：「王嫌抓著『阿傑』的手扣板機。」那麼，王信福到底怎麼抓呢？是抓起阿傑持槍的手臂，讓他扣板機？還是抓著阿傑持槍的手，壓下他的手指去扣板機？為了更清楚理解這句話，程異甚至邀請學員起身還原現場。

對譯者而言，作家在一旁隨問隨答相當奢侈；對作家而言，這也是與譯者建立深厚信任關係的難得機會，張娟芬在臉書分享喜悅：「翻譯工作坊是我第一次遇到有人這樣仔細地閱讀、分析、檢視我的作品，並且準確地理解。當初隨意擲入大海的瓶中信，竟然得到了回音。」其實，譯者同樣喜悅，這些經過無數修改的回音也被謹慎對待了。

夏季學校的全名為「國際文學翻譯暨創意寫作夏季學校」（International Literary Translation and Creative Writing

Summer School)，顯見 BCLT 重視創意寫作作為訓練專業文學譯者的方式，是臺灣的翻譯教學現場缺乏的實踐。我分配到小說家 Julianne Pachico 與詩人、譯者 Cecilia Rossi 的課程。Pachico 指引學員以「童年記憶」為題，透過自動書寫產出文本，再分別以第一人稱與第三人稱改寫，藉此探索感官書寫的可能性，觀察不同人稱賦予文本的色彩。Rossi 則先以詩人 Matthew Welton 的「鏤空範本」(stencil) 實驗詩為範例，透過填空來寫詩，重點在於安排音韻與音節，藉此提升音樂性的敏感度。第二個寫作練習脫胎自烏克蘭文譯者 Jennifer Croft 的散文，挖掘記憶中具有特殊個人意義的詞彙。許多學員在課前表示相當緊張，覺得無法有所產出，但在這些練習的引導之下，逐漸擺脫平時跟隨的作者影子，邁開自己的步伐。

由於新手譯者不容易見到翻譯產業的真實樣貌，BCLT 安排了三場講座請資深譯者與出版從業人員為學員揭開層層帷幕。希伯來文譯者 Jessica Cohen 以「不情願的編輯：譯者與流動的文本」(The Reluctant



Editor: Translating Unstable Originals) 為題，分享與作者合作的過程如何扮演編輯的角色。她面對的原文時常有待編輯、尚未發表，甚至根本是半成品。這種情況打破了一般認為原文神聖而不可侵犯的圭臬。柯恩強調，她的翻譯策略是「對英文忠實」，因此在尊重作品與作者的前提下，運用「改寫」與「調整結構」來翻譯。

「用愛翻譯：翻譯協作經驗談」(Translators With Luv: Collaboration in Translation) 則由三位韓文譯者 Anton Hur、Slin Jung、Clare Richards 分享協作以及建立社群的重要性。三人能夠在一個月內協力順利翻完防彈少年團官方自傳，關鍵就在於他們早已建立社群，對彼此抱持無比堅定的信心。Slin 談及韓文譯者社群「抽菸的老虎」(Smoking Tiger) 的建立初心，對有志於文學翻譯的譯者來說尤其重要：「重點不在塑造翻譯菁英圈，而是陪伴彼此。無論你覺得自己的翻譯能力程度如何，或是處於職涯的哪個階段，你都能向在此遇見的譯者學習。即便剛起步的新手譯者也有值得學習之處。」



- 1 | 2
- 1 對譯者而言，作家在一旁隨問隨答相當奢侈，對作家而言，這也是與譯者建立深厚信任關係的難得機會。圖為作家張娟芬與譯者互動的過程。
  - 2 由於新手譯者不容易見到翻譯產業的真實樣貌，BCLT 安排了三場講座請資深譯者與出版從業人員為學員揭開層層帷幕。



實體課程的體驗與收穫很難被線上版取代，在現場，學員破冰速度快，分組討論迅速進入狀況。

「出版社座談：在魔法綠幕之後」(Publishers Panel: Behind the Green Curtain) 由 Granta 的 Daniel Bird、Neem Tree Press 的 Archana Sharma、Tilted Axis 的 Kristen Vida Alfaro 三位出版社編輯分享業界經驗，建議新手譯者從審書報告 (reader's report) 開始與出版社建立默契，並且多多參加書展向出版社推薦自己心儀的作者，別忘記要找出能夠類比的作品。他們也提醒，準時交稿、保持良好溝通，是編輯對譯者的期待。

我和幾位同時參加過實體及線上課程的同學一致認為，實體課程的體驗與收穫很難被線上版取代。在現場，學員破冰速度快，分組討論迅速進入狀況，透過視訊討論似乎到第二、甚至第三天才真正熱絡起來。正式課程之外，三餐、休息時間學員幾乎都處在同一空間，可以延續課堂交流、深入認識彼此，甚至跟其他組別的學員互動。某個晚餐，我就與迦納裔美國譯者 Barbara Ofosu-Somuah 相談甚歡，交流討論了許多臺灣與迦納在殖民歷史影響之下所產生的

複雜語言。當然，線上課程也有其優點，免去了移動成本，全球各地的譯者 (克服時差後) 可以輕鬆參加討論，讓各組成員更加多元。因此，夏季學校從明年開始，將改為實體、線上隔年交替辦理。

今年 BCLT 托特包印著：「翻譯 (動詞)，源自拉丁文 trans 與 latum，意指『傳遞過去』。」但是，譯者工作時可不是輕輕鬆鬆把語言傳遞過去，而是在各種限制與規範綁手綁腳的情況下，艱難地搬運意義。翻譯系所訓練出身的譯者，無疑戴著更多腳鐐在繩索上跳舞。可喜的是，夏季學校除了提供學習與交流的機會，更提供譯者一把鑰匙與安全的場域，暫時解開束縛，拉著同儕盡情跑跳，一種更美麗自信的舞步或許就此誕生。

#### 游騰緯

自由譯者，目前就讀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翻譯所博士班。譯有《古典音樂之愛》、《藝術家之死》、《音樂之戰》。